

章培恒讲座丛书

域外文献里的中国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章培恒先生学术基金 编

文艺出版社

章培恒讲座丛书



域外文献里的中国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章培恒先生学术基金 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域外文献里的中国/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章培恒先生
学术基金编.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5321-5267-4

I. ①域… II. ①复…②章…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
IV. ①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00819 号

责任编辑: 夏 宁

装帧设计: 王志伟

域外文献里的中国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章培恒先生学术基金 编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6.75 插页 2 字数 110,000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267-4/I · 4171 定价: 49.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7780459

出版说明

本丛书系“章培恒讲座”演讲录之汇编。“章培恒讲座”是由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组织策划、章培恒先生学术基金资助的主要项目之一，专门聘请海内外在中国语言文学及相关研究领域卓有成就的学者开设前沿学术讲座。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于1983年，为复旦大学直属研究机构、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联系与资助的高校古籍研究所之一。章培恒学术基金则是于2012年由复旦大学中文系1985届毕业生焦安先生等发起并出资，为纪念复旦大学古籍所创始人、所长章培恒教授（1934—2011）而设立的。章培恒先生是著名文学史家、复旦大学杰出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兼治现代文学，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致力于中国文学的古今贯通研究，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成就卓著，赢得了海内外学界的广泛称誉。该基金的设立，旨在继承与发扬章培恒先生的学术精神，加强国际间平等、深层的学术和文化交流，推进当代中国人文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本丛书将对定期开设的“章培恒讲座”的演讲内容整理编集后陆续予以出版，其中收录的多为演讲者在相关领域长期耕耘或最新研治之所获，相信它们的公开出版，将为专业的文史研究者和广大爱好者展现一个典重而斑斓的学术世界。在此，

谨向关心、支持本丛书出版的上海嘉世华年艺术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焦安执行董事等，表达衷心的感谢，也向为丛书出版付出很大心力的上海文艺出版总社陈征社长及相关工作人员，一并致以诚挚的谢忱。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章培恒先生学术基金

2014年5月

目 录

出版说明

第一讲 朝鲜半岛汉籍里的中国 张伯伟

引言：一只眼 两只眼 三只眼……………4

一、从慕华到小华……………13

二、从小华看中华……………28

三、从“朝天”到“燕行”……………34

四、“通信”与“燕行”……………38

五、观看的四种态度……………44

第二讲 越南燕行文献里的中国 陈正宏

一、越南·燕行·燕行文献……………50

二、使程图里的中国……………60

三、中国的帝后与文人……………71

四、中国的另一面……………83

五、余论……………93

第三讲 日本文献里的中国 邵毅平

引子……………104

一、早期东渡移民……………106

二、汉文化的东传……………113

三、中国式文教制度……………118

四、曲水流觞与汉诗……………123

五、中国节日与风俗……………129

六、白居易的“粉丝”……………136

七、从留唐到“善邻”……………144

八、汉文学的风靡与反动……………151

九、回光返照与脱亚入欧……………159

第四讲 欧洲传教士文献里的中国 [法] 梅谦立

一、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路线……………175

二、《中国图说》：神秘的中国……………178

三、《中国哲学家孔子》：理性的中国……………186

四、结论……………197

附录：从世界看中国的多重视野 田波澜

后记……………204

第一讲

朝鲜半岛汉籍里的中国

张伯伟

【演讲嘉宾简介】张伯伟，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特聘教授、域外汉籍研究所所长。曾任日本京都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台湾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诗学和域外汉籍，近著有《东亚汉籍研究论集》、《清代诗话东传略论稿》、《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等。

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首先我想感谢复旦大学古籍所章培恒讲座的邀请，感谢上图讲座提供的这样一个平台，使我有机会来到上海，这个在我童年和少年时代曾经生活过的城市，这个虽然让我越来越陌生，但是在心底深处却一直保存着温暖、亲切的城市，来和大家分享我对于某些问题的理解和认识。还要感谢陈正宏教授为我出这么一个题目，使得它成为这个系列讲座的第一讲。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朝鲜半岛汉籍里的中国”。这样的一个问题是想揭示一下在朝鲜半岛的视野里，中国是什么样子？讲到在他人眼里中国的样子，那就涉及一个观察的问题。观察是需要眼睛的，我们有没有眼睛？我们的眼睛是否足够明亮？我想先引用一些十六世纪以下西洋人的说法来开始。所以，我的引言就是“一只眼，两只眼，三只眼”。

引言：一只眼 两只眼 三只眼

1515年的时候，有一位葡萄牙人安德鲁·科萨里斯（Andrew Corsalis），他给洛伦佐·梅狄奇公爵（Duke Lorenzo de' Medici）写信，信中称赞中国人“是和我们具有相同品质的人”。他也许觉得这是一句了不起的恭维，可是中国人是这样回敬他的：“中国人才有两只眼睛，欧洲人仅有一只眼睛，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都是盲人。”好像发表这样意见的人还不止一位。

法国的伏尔泰说：“他们（指中国人）比我们更懂得善意与道德的科学，如果有一天发现这种科学是居一切科学的第一位，那么他们将可以确定地说，他们有两只眼，我们只有一只眼，而全世界其余的人都是盲者了。”

德国的莱布尼茨说：“他们（中国人）视我们（欧洲人）为‘独眼’。”

有关中国人自负有两只眼，嘲笑欧洲人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仅有一只眼或者是盲人说法，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在中国的文献里找到其来源。不过这不重要，因为我的问题是，假

设中国人真的是有两只眼睛，它们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吗？说拥有两只眼睛，能够用两只眼睛观察事物，是要既看到别人也看到自己，这才是两只眼睛的意义。但事实上，当我们的西汉帝国屹立于东方的时候，儒家“推己及人”的政治理想，即所谓的“仁政”，在实际上所成就的，却不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天下图像，也就是“华夷图”。在这样的一个构架当中，通过政治上的册封，贸易上的朝贡，军事上的羽翼，以及文化上的四敷，我们所看到的，除了自己，也不过是自己在他人身上的投影。虽然说是两只眼睛，其实跟用一只眼睛去观察事物，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从十三世纪开始，有些欧洲人陆续来到中国、来到东方，也记录下他们的观察和感受，于是在欧洲人的心目当中，就逐渐有了一个不同于自身的他者，也渐渐使他们获得了第二只眼睛，这就是从自我中心（即欧洲中心）摆脱出来。不仅如此，他们还让中国人逐步擦亮了第二只眼睛，看到了世界，也渐渐认识了自己。不过，这是经过近代历史血和泪的淘洗，付出了沉重代价以后才慢慢获得的。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列强凭借其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也轰坍了天朝的美梦，从各方面对中国文化形成了巨大的挑战。不仅是中国，包括整个东亚都是如此。在西方列强巨大的冲击和压迫下，东亚

各国都在寻找自己的出路，借用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里面所归纳的模式，就是“挑战与回应”。所以东亚的知识界，尤其是中国的知识界，总是将重点放在如何面对西洋文明。他们更多的是重视对于中西文化做比较，非常注意西洋人眼中的自身。

我们可以看看，这本书写的是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形象（*The Vision of 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这是日本人写的西洋人所见到的中国皇帝（西洋人の見た中国皇帝），还有西洋人所见到的十六到十八世纪的中国女性（西洋人の見た十六～十八世紀の中国女性），以及中国人编的《2000年西方看中国》，都很注重西洋人怎么看中国的。注重外国人眼中的自己，用异域人观察中国之眼反观自身，这是“第三只眼”，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异域之眼”。可是这个异域之眼，中国人更多注重的是什么？东亚人更多注重的是什么？是西洋人眼中的东亚，所以就有了以上这样一些书。特别是在中国，在注重中西对比的同时，有时候有意无意地冷落了东亚文明内部之间的对话，我们更在意的是西洋人眼中的自己。所以中国人、中国学者对于东亚的不够重视，可以说是由来已久。当然，这个情况现在正发生变化。

在文学方面，我这里举出韩国学者白乐晴（Baik Nak-chung），他认为东亚人研究文学，存在着“把真正的亚洲文学，尤其是和我们最近的东亚文学搁置一边，总是关注远处的文学”的问题。因此，他倡导“立足于第三世界自我认识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本国文学、中国文学以及日本文学”，以改变东亚文学“只在西方文学的边缘彷徨”的现状。在历史方面，韩国学者白永瑞（Baik Youngseo）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中国有“亚洲”吗？在他看来，中国的知识分子缺少亚洲性的展望，尤其缺乏把中国放在东亚的范围里思考问题的视角。中国人要直接面对世界的渴望是非常强烈的，但是在中国人的历史经验里面，缺乏对于东亚的横向性思考，中国人对他的“邻居”关心很少。其实，东亚的现在是非常复杂的，不大太平也不大安定。这样的情况下，加强对东亚的了解、认识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两位韩国学者的意见，我再举一位中国学者孙歌的意见，她认为，就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一个似乎是自明的问题，却一直是一个悬案：“我们为什么必须讨论东亚？”对于东亚邻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暧昧被他们看成是“中国中心主义”。

其实，就异域之眼对中国的观察而言，其时间最久、方面

最广、透视最细、价值最高的，首先应该算是我们的邻国，也就是在中国的周边所形成的这样一个汉文化圈地区。它们对中国的观察、记录，比如说用朝天、燕行、北行，或者是入唐、入宋、入明这样的书名来做专门记录外，现存于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的汉籍，也就是今天我们这个系列讲座名称中的“域外文献”，里面其实主要是汉文的文献，展现的就是异域之眼当中的中华世界。可以说，这批域外汉籍，对中国文化的每一步发展都作出了呼应。他们对于中国文献当中提出的问题，有的是接着讲，有的是照着讲，有的是对着讲，总而言之，从公元八世纪以下，一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构成了一幅不间断而又多变换的历史图景，涉及军事、法律、经济、思想、宗教、历史、教育、文学、艺术，甚至医学等等，是系统而且是深入的。在这里我要稍微简单地解释一下汉籍和域外汉籍。当然，关于什么叫域外汉籍，大家的意见可能并不完全一样，这里所讲的只是我的认识。

所谓汉籍，就是用汉字撰写的典籍。而域外，指的是中国疆域之外。域外汉籍，就是指中国之外用汉字撰写的各类典籍。因为它的内容大多植根于中国的传统学术，所以在二十世纪初叶前后，也就是域外汉籍的时间下限。大家都知道，在东亚的

邻国，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文字，比如日本有他们的假名，朝鲜有他们的谚文，越南有他们的喃文。可是这些文字，在二十世纪之前，在他们国家的地位都相当低，被称之为“方言”，这个“方言”的意思，指的是乡下话、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话。这些文字，也被称为“女文字”，就是女性使用的文字。所以，一切正大的场合，一切正规的文件所使用的都是汉字。在我们周边，就保留下了大量汉籍。而汉字，在东亚汉文化圈也可以说是大家共同的文字，享有崇高的地位。

从今天这一讲开始，朝鲜半岛汉籍里的中国，到接下来的越南、欧洲传教士、日本文献里的中国，这一系列讲座将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来讲述中国形象在他人眼中的变迁。

我们要讲中国形象在他人眼里的变迁，这里面就涉及一个观看的问题。这个观看并不简单，是“远近高低各不同”的。一种是彼此对看，你看我，我看你。比如李白的诗说“相看两不厌，惟有敬亭山”，辛弃疾说“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这就是对看，你看我，我看你的。第二种看，是左顾右盼，用顾城的诗来说，是“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云”。或者如曹子建讲的“顾盼生辉”、或者是王羲之说的“游目骋怀”，这是左顾右盼。而有的时候还是一种多重视角的观看，不只是

两者对视，也可能是你看我，我看他，乃至多重的视角。我选了一首卞之琳的诗来做说明，这首《断章》很有名：“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李健吾从这首诗的后面两句读出了一种悲哀，可是卞之琳自己认为，这首诗写的就是一种相对。其实情感交流，在理想状态下应该是对等的，像《文心雕龙》里面写的“情往似赠，兴来如答”，可是这首诗里表现的却是一种错位。李健吾说，他读出了悲哀。卞之琳说，他想借这首诗真正表达的意思是一种“相对”，可是在我看来，这首诗又何止是相对？在桥上看风景的你，同时也是别人眼中的风景。而看风景又看你的人，又何尝不是另一个人眼中的风景呢？所以，当月光悄悄撒满窗棂而成为一种装饰的时候，倚靠在窗边的你却悄悄地进入了别人的梦。我理解这首诗写的是这样的意思。如果说这首诗写了观看，那是一种多重的观看。因此，我用来形容异域的观看。

不同的立场会导致不同的观察，不同的观察会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感受又会影响到不同的立场。因此，我们需要作一种“动态的把握”。

以上用了一些诗对观看作了较为感性的说明，现在请允许我做一点比较有理论色彩的表述。我们今天要谈论的，是朝鲜